

漢書

						漢書門
						八九
						六四
六	四	九	九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九〇函	八九	漢書
三九	六四	類
冊	架	函

傳記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89
冊數	6 (1)
函號	290 32

290-3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外卷



原序

訂頑搜輯有明三百年抗節死義諸賢論次其生平而為
 之傳凡若干首屬序於子子受讀卒業曰甚矣有明之不
 幸也夫以死節之多寡定一代之盛衰此非通論幾見唐
 虞三代而龍逢比干接跡乎國家不能使其臣為祥麟成
 鳳而辨豸鷹鷂目擊觸於庭陛如是而不淪胥以敗者無
 是事也有明享國三百年制喪士氣之最慘毒者比三變
 藩也魏璫也闖寇也他不與是當是時士有稍知節概靡
 不以生為可厭而死為可樂視穴胸斷腕如饑食渴飲之

淺草文庫

當然此吾訂頑所以聳感太息而列傳之所為伯也觀其
激昂踉蹌如沙場秋肅劍槩磨而艾鋌憂也其宛沉恨塞
如陰房鬼火氣悽愴而聲嚶嚶也口褒筆卹追狀於數十
百年之前其人之軀幹短長鬢眉蠕動靡不躍躍紙上而
呼之欲出吁訂頑以奈何不能自巳之胸寫奈何不能自
巳之事故以訂頑是編為得意之書非知言者也子長列
傳七十如伯夷傳之參以議論者蓋不多見今訂頑是編
嘻吁慨歎反覆嗟者為多有不屑規規於傳記者噫此
訂頑之微意也歎



同學弟王夢鯨拜撰

濡湏新安間有兩汪子焉濡湏之汪子則名有典字起謨
者也攝濡收者馮君君子也為余道起謨之為人負而能
樂嘗步訪之見其籬舍蕭然頽屋中擁几著書不一問蘇
米容至與談談無倦或饋之酒盡醉然即不飲而興亦陶
陶然人但見其執之罄踵之決而未嘗見其顏之戚也余
聞而異之時未乃一見已馮君手其所著以示余讀之則
詳求有明一代之忠義核其事蹟而加之論贊感慨喜吁
一唱而三歎如讀歐陽學史記之為文則又灑然異之既
而守新安者入都余代庖焉至彼而汪子握卷投一帙所

言卿約也以為先生常譚耳置之嗣槎菴來索其書自謂
如芻豢之至味不食者不知乃異而取讀驚而與之通於
是槎菴乃出具分年學字及禮朔二編以進蓋皆有用之
書也嗟乎世人之不知學也久矣蓋自巾角至壯至老又
師斤斤而命之子弟媿媿而習之無非所以干祿者蓋有
數十年而不效押或數百千人而不一效則未有不悲其
術之不工而益求工焉苟工矣效矣則又欲以其術施之
於所泊之人聚生徒而旣廩以課之於是共詡詡然詫其
邕為多能文之士而其長吏亦因而獲作人之名噫抑何

其陋而不知所愧也而如兩汪子者可謂知所學也已矣
而獨惜其年皆老雖能言之而不能及其身以行之也然
苟得而傳之於後焉讀而感感而興起則小子有造成人
有德其於兩汪子所著之苦心亦可以快然而無所負也
乎然余故貪吏力有所不逮起謨館於季季氏之昆季將
梓而傳之而起謨之心知莫不爭先欣助其襄厥成焉是
何嚮人賢者之多也吾知槎菴之書亦必有聞而興起樂
為版行者矣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重九前六日分守廬
郡天津介山王又樸序

大江之濱有修士焉曰汪訂頑為諸生數十年蕭然酒巷
足跡不入市廛好讀書每有會意便忻然忘食暇則怡情
詩酒放浪形骸之外中遭坎坷門祚衰薄則益僵臥不出
息文絕遊客至長揖而已人或目之為狂為傲余初不識
也然心儀其人必獨行之士解組後僑寓臥舍往拜其門
見其舉止渾樸目是讀書人本色與之遊適出所著史外
相示且曰生平志在忠義每讀史見古人之卓然持大節
者輒三致意焉惟見宋元以前代有城書其軼見於他說
久多言人人殊世遠年湮是非未由考摭惟明代去今未

汪訂頑字子誠號石湖居松江府上海縣人
汪訂頑字子誠號石湖居松江府上海縣人
汪訂頑字子誠號石湖居松江府上海縣人
汪訂頑字子誠號石湖居松江府上海縣人
汪訂頑字子誠號石湖居松江府上海縣人
汪訂頑字子誠號石湖居松江府上海縣人
汪訂頑字子誠號石湖居松江府上海縣人
汪訂頑字子誠號石湖居松江府上海縣人
汪訂頑字子誠號石湖居松江府上海縣人
汪訂頑字子誠號石湖居松江府上海縣人

遠赫赫若前日事迨其末季逆閹流煽大命垂傾於時烈士貞女奇節纍纍皆正史不及載者憶童時父老輩猶能言之慮其終與溝瀆之諒同湮沒無稱故旁搜博採參互考訂綜覈一代忠義彙成一書余觀其書大抵叙次明潔議論發皇而要有一種激昂慷慨之意貫乎其間此則作者之至性流於不自知者天忠義至性耳以至性之人傳至性之蹟固宜其言之深切而著明矣宣幽起滯激濁揚情功豈獨在一世哉微言大義尋墜緒之茫茫涑水紫陽之遺也

年家弟青州馮愿撰

春秋之外無信史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蓋史失則
誣自古已然後世游忌紛更史官之筆益多掛漏惟夫汲
古之士閉戶窮經胸中了無成見往往搜羅軼事發微闡
幽其所表見實有以正前史之訛而補其闕此汪子訂頑
史外之所為作也其平日篤志潛修讀書懷獨行君子之
德義不苟合當世詞章之學雅所不屑獨於往哲之芳躅
足以翼世教明大義者必綜覈其本末而表章之嘗見有
明一代忠義士多於前古正史所載綦詳然其間子衿處
士鄉社布衣以及深山之野人幽閨之碩女從容而就義

者不可勝數史多闕焉乃歎曰知人論世儒生之責也抱
殘守缺學者之羞也且前代迄今百有餘歲相去未遠不
以此時考訂而傳述之將終聽其泯民乎於是廣稽博採
有美必揚無微不著積數十寒暑而成一書仿太史公列
傳體凡如千卷雖窮巷幽人亦必詳明訓晰爲立一傳合
觀者忠義之氣勃然而興大半皆正史所未及其筆意簡
潔明淨離奇斷續而又半神宕逸慷慨淋漓殆善學龍門
而入廬陵之室者歟余留寓漢江得與汪子遊幸披針芥
出其所為書相示余受而讀之知其意不在文章也於是

不揣固陋而為之序

金沙同學弟王斌拜撰

忠義別傳凡例

先生之學貫串經史而所得力者尤在子長孟堅蓋自壯
歲嗜學所為詩古文辭甚夥晚年益肆力於古意度雄遠
波瀾壯闊其議論成敗得失瞭如指掌尤為不愧前人是
編創始雍正癸丑告成乃在於今蓋殫十餘年之辛勤搜
羅廣備考核精詳叙事議論博覽暢足以廣頑立情振
衰起靡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讀者宜究心焉
先生於有明事蹟詳加輯訂年三十時會著有明人事類
纂一書分門別類部帙頗繁無乃校梓茲編專取節烈非

故為掛漏絲各有體裁不容遍贅也

是編託始之時正史未頌書肆所傳布者類如裨官野史蕪穢不足觀間有出自名手者或是非失實毀譽無稽如程翰林濟世儒意謂無其人先生細為搜訂不使奸謔謬蒙美名忠義橫遭污蔑蓋實具有深心大力焉迨正史頒於學宮先生乃携是編就尊經閣下重加校對並無舛訛蓋自喜曰是可出而問世矣

忠節之士盛世所褒

本朝崇獎節義隆恩亘古未有所以教孝作忠之意至深且

厚如福唐桂三王之臣守節不屈死皆特加旌美先生初為史司法瞿式耜諸傳頗用自疑及讀正史乃謂同人曰聖朝寬大如是奈何自守拘墟之見乎故諸傳一遵正史暢所欲言並無隱諱

燕王舉兵以靖難為名其後累朝子孫臣庶仍而不改此自為其尊親曲護先生謂既已易代則當正名定罪曰反曰篡不容假易已而得正史觀之其書法正自如此知董狐之筆百世同揆也獨建又必亡時事竟附傳疑畧而不畫而抗節諸公其本未亦不甚詳悉如方公之十族景公

之鐵帶刷內鐵公之大鑊煎油截從削去此固正史慎重
之體先生仍據別錄存之懸此公案以誌千秋之恨云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異於
史家也先生亦倣此例而總目之曰史外取胡文定公史
外傳心之語亦異於正史也

諸傳復論贊亦間用前人一二語如孟堅之襲子長而總
斷以己意亦有就本傳中抽出一事而發以己論者不拘
拘於尋常格式也

諸君子傳有為前人已作而無別本可參則仍存原本下

著其集之本名論贊亦署本人或有文不大佳稍為刪易
亦仍署本名不敢襲美也

先生家素貧自尊人文學公暨孝廉公咸以教授生徒為
業不治家人產故藏書漫少往往從人借鈔又性疎曠不
時收拾或隨鈔隨為友人攜去亦漫不經意其後沙鏡亭
先生共為搜羅故是編事實得於沙公者居多同郡諸友
亦或時時郵寄雜籍以資採擇是以徵考諦當較他本為
更優云

文學公諱會龍字劍兩號延津 孝廉
公諱國璿字衡玉號楊菴登百子賢書

死節諸賢載在記傳者同彰人耳目而本郡數公或有未

經表揚不入正史者先生訪請遺老叅以傳聞務求其實
悉為傳述常恨足迹未出戶庭不能遍歷天下廣羅放失
博採遺聞使青燐黃誠不終稿沒四方有志君子果能聞
風興起各述所傳彰微聞幽不無厚望矣

紀傳叙論唯子長具曠代逸才得左氏三昧至班孟堅講
究體裁而生趣漸減厥後嗣響寂然先生沉酣諸書故記
序處獨具爐錘或一人止序一事或一傳兼叙數人或一
事錯兄數傳頰上添毫栩栩欲活深得前賢不傳之祕唯
議論處詞旨大放未如前人之蘊藉為有含蓄耳要亦時

會為之不如是而不快也

明亡於賊而壞於閣臣本兵督理之不得其人故先生於
諸傳往往歎歎及之宋慶曆中韓范富公罷相歐公所最
感傷每於當時名士序誌之文三致意先生實同此深衷
讀者勿以印板文法繩之嗟為重見疊出也

先生忠孝性成廉介不苟家雖貧人無敵以脂韋之行為
先生言者每張燈讀太史公書至淋漓痛快處輒激昂慷
慨滿浮大白掀髯疾呼達曙未已袋自十歲即從先生遊
先生頗器予傾箱倒篋悉以授之恨袋駕者不能發揚先

生之學稍報萬一見編授梓為畧識其便槩如此

門人范允袋謹識

先生是書經數十寒暑始克有成其初論次諸公時勢亦隨所見而書於各朝次第本末先後未及按部排纂每傳中提案處端緒原委不無層見叠出授梓時始編次朝代故有不及刪正者然文體已成裁剪殊難讀者諒之先生推誠待人乃為刻工所紿寫鑄易手版多不一司馬王公捐貲補換始成全璧佩茲盛舉用識不謬

史外前明忠義別傳

目錄

卷一

方孝孺 附方孝友等

鐵鉉 附高巍等

齊泰 黃子澄

卷二

胡閔

黃觀

表弟 門人

劉日帝	劉宗焞	劉宗燠	范允福	范允孚	朱雲翼	朱惟賢	陳士進	朱辨賢	朱錫	朱允表	范允表	范允表	劉宗需	劉紹基
陸桂林	李重	李重	李重	李重	洪之瑋	洪之瑋	沙之瑋	沙之瑋	沙之瑋	洪之瑋	洪之瑋	洪之瑋	字文蔚	姪良宗

全識

練子寧

車敬

景清

葉希賢 附廖平

程濟 附高翔

卷三

劉球

于謙

孫燧

文

日

沈練

楊繼盛

海瑞

卷四

張振德 姬文亂 石育恒

張銓 何廷魁 崔儒秀

王三善 附田景猷

卷五

萬燦

丁乾學 附吳洛中

楊連 附王文言

左光斗

顧大章 附茅大武

鼓化中 附夏之合

魏大中

卷六

李應昇

繆昌期

黃尊素

周宗建

高攀龍

周順昌 附顏佩章等

劉鐸 附吳懷賢

卷七

劉之綸 附尹仲

張春

費彥芳 附陸夢龍

鹿善繼 附薛一鶚

阮之鈿 郝景春

孫承宗

卷八

衛景瑗

徐世淳

王堅

肅漠

蔡懋德

卷九

蔡道憲 附林國俊等

孫傳庭

汪喬年 附傳宗龍

賀逢聖 附徐學顏等

卷十

朱之馮 附姚時中

嚴覺 附張化樞

高名衡

鄧藩錫

劉熙祚
何燮

卷十一

盧象昇 附楊陞凱等

呂維祺 附呂維祐

張克儉 附廓日廣

劉廷傳 附劉廷石等

張大同 附萬元亨等

范叔泰

卷十二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華

王家彥

孟兆祥 子章明

施邦耀

卷十三

凌義渠

吳麟徵

周鳳翔

馬世奇 附成德

劉理順

汪偉

吳甘來

王韋

卷十四

陳良謨

申佳胤

許直 陳純德

金鉉

兩魏合傳 兄學淵 弟學瀛

劉文炳 單永固 附申湛然等

卷十五

張令 附文消 秦良玉

周遇古

邵宗元 附何復

張羅彥 附張羅俊等

金毓峒 附金振孫等

李昌齡 沂尤世威等

卷十六 廬州忠義諸公合傳

盧謙 胡守恒 錢策

趙興基 程楷 趙之璞

鄭元壽 金玉度

喬允遷 張國政 劉鉉

江源洞 黃衷赤

朱應珍

蔡世和

吳士任

趙嗣蕃

葛一本

路寬

吳之默

錢振綱

樊孔學

張四哲 徐奇

陸合新

梅國秀 彭之年

李逢期

宋禎武

沈志傑

周呈芳

曹同申

張弘任

馬應奎 徐日章

黃克嘉

高翰冲

張弘化

楊維嶽

卷十七

焦源淳 附焦源清等

王與亂 附王象復等

張秉純

左懋第 附陳同極等

周 鏞 雷 穎 祚

卷十八

史可法 附許謹等

何 綱 附在民育等

吳爾縝 附會應亨等

張伯鯨

乙 邦 才 附馬應魁等

卷十九

黃得功

高 倬 附黃端伯等

袁繼咸

卷二十

金 聲 附江天一等

溫 璜

吳應箕

凌 駟 附凌潤生

陳子龍 附徐

卷二十一

黃淳耀 附黃淵羅等

徐汧 附徐枋等

華允誠 附華尚濂等

侯峒曾 附侯岐曾等

楊廷樞

卷二十二

徐石麒 附李成等

劉宗周 附王毓著

祝淵

邢彪佳

王思任

陳龍正

陳潛夫

卷二十三

吳易 附孫兆奎等

張國維 附王之仁等

吳繼善 附李曾貫等

王行儉

陳士奇 附王錫等

卷二十四

闡應元 附陳明選等

鄧雲程

林汝翥 林望

王養正 附厚萬亨等

黃道周 附賴雍等

卷二十五

路振飛

詹兆恒

陳子壯 附張家玉等

鄭為虹 附黃大鵬

涂世名

能化

堵亂錫

孫臨

卷二十六

曾櫻

熊汝霖

張青堂

姜曰廣

吳鍾巒

王士和

楊廷麟

何騰蛟

萬元吉

附胡上珠等

附劉同升等

卷二十七

揭重熙

附傅鼎銓

瞿式耜

附張同敬

楊畏知

附王運開等

薛大觀

附子之翰等

卷二十八

希衣諸公合等

許瑛

許重玉

賀向陵

王介休

王明顥

謝球

王湛

馬純仁

王台輔

鄧思銘

袁啟觀

殷澗

司石盤

李若葵

曹肅

王羲

謝宮錦

彭了凡

理宅和

劉孔暉

馬如蛟

附馬三五等

附黎弘業等

宋應亨 附姜瀉里等

宋學涉 附鄧諒

王漢

許文岐

卷二十九

許布衣畫網巾先生合傳

卷三十 遺臣諸公合傳

姜塚

能開元

黃周星

朱永慶

卷三十一 別集附

史八夫人

兩女將軍

沈雲英

劉叔英

卷三十二

國變難臣鈔

采薇子傳 增

史外目錄終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男良箕校訂

受業姪良宗

門人劉宗煥全校

紹基

史外卷一

前明忠義別傳

無為汪有典訂頑纂

太史天津王介山先生鑒定

同學諸子參訂

門人子姪全校

方正學先生傳附方孝友等

先生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又稱小韓子浙江

寧海人高祖重桂鄉貢進士會祖子野祖炯元鄭縣教諭

父克勤濟寧太守事見循吏傳同母兄孝聞異母弟孝友

宗族親黨朋友故舊

提請為十族

代案有雲起此處兩酒彼處之妙
祖母葉母林庶母董仲文克家克家子孝復以奏請減賦
謫寧夏慶遠衛軍始少卿盧原質母妻鄭子中憲巾愈女
二壻王除死國事忠文公禕之孫先生生平傑然必為君
子賤文章而貴道德耻刑罰而尊教化發明聖訓敷陳王
道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執贄從遊坑為方氏朋友門
人者甚衆洪武十五年以薦召高帝一見奇之謂太孫曰
此莊士當老其材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薦召至高帝
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獻王師事之扁其
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正學先生恭閱帝立召入翰林

直文淵閣被殊眷是時帝銳意用先生先生亦欲佐天子
建太平之業倣古周禮周官次第更定會燕王反南北用
兵未及設施而國事去矣嗚呼王政之不行於今二千餘
年矣恭閱承高帝戡亂嚴威擊斷重典頒行之後濟以寬
仁一二年間路不拾遺童穉彬彬禮讓謂非仁義既行之
效乎天不悔禍繫起強藩酷虐殘殺烈於跽踞自壬午篡
奪以還天地元氣罄喪略盡僅一仁宗稍稍煦咻而年短
祚促譬之積惡之家子弟成材率多摧折不善除殃理固
然歟爰是以降王澤絕息繼體之君類皆信用僉壬戮辱

夫之發於先王傳中備論之作全部列傳綱領不知者
乃曰遊騎無歸然已去破藩籬下顧世眼以謝登山文
例律之應曰故胆

公然 聖明總自明三百年得

忠良姦瑤權相疊柄太阿雖有救時善政功效確然然皆
出於由商刑名之學狹隘酷烈生理益以剝削又况一變
而為叢脞之形再變而成鈎黨之勢士怨民叛財盡國糜
一亡而不可復振矣小夫豎儒每咎先生不導茶閱篤親
親之誼夫燕王驕悍就國之初卽陰蓄亡命修武備怏怏
耽耽已非一日舉兵南下假清君側之名蚤削天王之號
司馬之心路人知之矣當此之時含齒戴髮且思奮挺操
戈意難君父周公之誅管叔夫豈得已大義滅親名正言
順卽奈何以是病先生乎且燕王旣篡齊王樽親兄弟也

奪衛削藩不遺餘力豈不可行之於建文者獨可行之於
永樂乎至高煦效尤則謂侍臣謀國不當以黃子澄為戒
此非其民心之忽動怨已而量人固其陰校之性深周身
之防慮廷臣黨煦為齊慶封之有耳非所謂觀物則智自
斷必厲者歟况夫建文四年屬之洪武與宗廟謚還以懿
文誣死文讐死兄抑又何心豈皆先生有以致之歟先生
嘗謂道之於事無平不在列為二十八箴謂化民必自正
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佐深慮
諭十首他雜著又數十百篇凡以恒王道之峻遲還斯民

於三代也孔子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先生事恭閔纔數年
耳顧以迂濶責之事後成敗之論何足據哉燕王兵至京師
宮中自焚先生持衰服晝夜號哭鎮撫伍雲等執以獻先
生大罵不屈繫獄遣人諭意不從既而議頌卽位詔於天
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先生乃召出衰杖哭闕下聲
徹殿陛燕王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予法周公輔成王耳
先王曰成王安在燕王曰渠自焚死先生曰何不立成王
之子燕王曰國賴長君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曰
此朕家事先生無自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先生大書燕賊反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
詔不可草燕王曰汝不顧九族乎先生曰便十族奈我何
哭罵益厲燕王大怒據京支盡抄之每收一人輒示先生
先生罵益厲九族既戮則反母黨妻黨文遊門人為十族
當此之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之外親族謫戍絕
徼者復十百餘人七日而後磔先生先生罵聲不絕至死
乃已時年四十六孝聞已前死孝友就戮時先生目之淚
下孝反口占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拄頭千載後身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愧

先生之弟姑子盧公原質字希賢洪武戊辰進士第二人
官太常少卿坐黨族其家先是燕王以德慶侯廖衣忠之
孫鏞與銘曾受學先生合召之先生怒曰汝讀幾年書還
不識箇是字先生既致命鏞銘拾遺體葬聚寶門外山上
甫畢亦見叔方燕兵勢迫先生自分必死為絕命詞曰天
降亂離今孰知其由茲臣得計分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
血淚交流以此殉君今柳又何求嗚呼哀哉今成木以尤
妻鄭與二子憲愈先自經死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
與投橋不死塔王公徐字叔豐受業先生與鏞銘等謀葬

事坐黨逮繫燕王念其祖死國特宥免欲用之辭不就痛
念先生名蹟日就湮沒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為家
傳行狀並方氏遺文為侯城集卒傳於世初孝復之論成
也攜宗圖以行先生赴難時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幸
脫洪熙間孝復子琬以赦歸里始克至先生祀謝公鐸詩
孫枝一葉是君恩謂是也或謂為典史魏澤匿先生幼子
德示言謬矣而他本所載余學燕並命先育養先生遺亂
後有為南昌司訓者亦非也其詳具載崇禎習臣朱國禎
所輯先生傳後

汪有典曰嗚呼秦政赫連勃勃振古之窮兇也然未嘗有
十族刑蓋自開闢以來忠義屠戮之慘至明為極而燕王
實肇其端死難亦惟明為盛而先生特冠其首方燕王之
南下也姚廣孝啟之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
讀書種子絕矣嗚呼惟先生不避十族之誅讀書種子乃
所以不絕也廣孝輩烏足以知之哉朱國禎曰方先生以
聖門之學擅蘓氏之才高皇帝養之建文皇帝用之庶幾
可興教化而遭時大厄退不得為巢田進不得為周召卽
求平世卿士不可得則有成其為方先生而已或嘗以更

改制度為無成或憐以激烈沉宗為太過噫太祖之制誠
可無改也直易視北平以潤色大平為得意謂君臣于載
一時不可失耳乃建文知遇如此謀人之國至於極敗不
一明目張膽抗言之而黯黯付此身只組刀圭間比於溝
瀆成何局面金陳和尚吳潰城破俟殺掠稍走然後出曰
今日明白死後世必有知我者一武夫立志猶爾何況先
生凡忠臣孝子遇大不幸之時一有顧瞻便生退轉
則所謂叩頭乞餘生者何所不至而豈先生之本色哉至
溫陵云建文止能長養死難之人才而不能長養輔弼之

人才是天地能生虬枝鐵幹不能生黍稷稻粟也。且三四
年中何長養遠便得此其意益指高皇而又姑隱其辭務
求可喜暗寓推諉。乃是世間一說存之不論可也。方祠碑
曰當夫金川啟鑰皇祚頓移固曰此家事曰周公輔成王
成王而既逸矣新王舊臣不得不死文皇不得不殺先生
以一死自誓衰麻號哭計不及顧文皇以必殺之心脅以
不即殺之勢先生即欲自死快死亦何可得是八百七十
三人者斷肢交首於前愈殺愈勁愈殺愈如漬山之
丸擊不得中止蓋至血肉已盡形影都消死者浩然死死

者忿然暴然怒心不少殺而其計其威固已窮矣窮則悔悔
則思亦寧不坦焉若喪曰奈何以家事累若曹而特不可
以告人萬機之暇進而孝陵轉而東又四顧天下踏蠹
蠢敵非而不敢書敢書而不敢出終無以釋然於天下於
是修文競武遷都掃□終其身不敢自逸甚至殉榆川之
役曰吾本無利於天下訢君子何自若為蓋三百年來恬
熙無事將而還斷而續追唐虞三代之盛則文皇帝之功
而先生及諸死而者憤激之力也夫忠臣孝子所以糜爛
不同者豈惟千秋日月之名其心謂不如是天軸絕地維

折人類滅故決然以一無為繫期於安天下而止今文皇
帝之功可以謝太祖即可以謝成王與先生遺詔特祠正
是善繼之大而先生以一死安天下其魂魄所之太虛來
往任夫自逃自續與後之人自憐自歌自碑自記而終無
怨於教者天張許不能昌唐文陸諸君子不能雷宋而先
生獨以聚賢一片地固有明萬世之業豈非亘古亘今忠
臣之第一乎

予次正學先生傳本之鄭端簡吾學編其他一切制行
槩為削去獨標死難一節從其重也凡予所論次諸先

生傳悉倣此例故較他本記教不無掛漏至先生幼于
德宗抄沒時魏澤匿之余學廢命允還養之此吾學編
所未詳載予得之他本私喜先生血亂不絕故特附記
之及讀朱氏國植所輯遜國臣傳辨先生後編甚悉則
所謂德宗者乃子虛烏有而先生之血亂竟絕矣遂依
朱氏易之蓋先生以十族廷爭時止知萬古之綱常為
重何暇顧一己之嗣續正不必曲為假借以有血亂為
先生幸也伯夷叔齊何嘗有子孫杳火哉朱氏之言曰
方氏既無唯類唯克家子孝優於洪武二十年湯國公

和成海上如賦寧民毅然赴闕奏減謫寧夏慶遠衛軍
攜宗圖以行先生死難時止抄民不抄軍故孝後軍支
幸脫洪熙逢宥孝復子琬授例抱宗圖告奉戶部浙字
一千一百二號勘合調海門衛軍尋釋為民由是方氏
之的亂始歸成化十八年方石韋先生遺稿謁祠燕孫
方志淵出迎方石喜先生有後且由軍赦回故平書律
詩一首贈濁內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遺扁尚存歷
代世守乃志淵故有仇人曰葉瑛者遊於海鹽得見鄭
端簡密其說遂以傳中然猶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

金來者軍冊之訛也而松江人俞斌厚竈丁販布於寧
欲脫其籍且艷慕卹錄緒熙生復祖吾學編竊改縣志
於名宦魏澤下橋去黃萌三行棟入柁孤一段指幼子
名德宗捏出命允任免名色求奔州作復姓記淞江人
益張大其事造祠立碑纂歸宗錄至寧海瀾告復奪知
府洪都淞人又主其說訟者數年前後提學副使王畿
周延光查明黜革方氏揭奏於朝始定蓋天啓四年事
余在政府親得而正之所謂遺族赦還京者直實錄也
然斌之後冒廩冒貢而真方氏幾掃地矣偽之足以亂

真如此又先生身後之一厄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鐵司馬傳

附高魏等

公諱鑑原色目人居鄧州洪武時以國學生授禮科給事中賜字鼎石遷山東叅政陞兵部尚書建文元年秋七月燕王棖反削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三十二年殺王臣署官屬誓師南下是時離高帝勦亂之日久遠海內蕩平文恬武嬉將不習戈甲諸武臣子為大帥者皆雍容講藝耻言兵事耿炳文稱老將至是北征李景隆代之景隆膏梁豎子寡謀而驕未嘗習兵見陣妄自負文武才統兵五十萬與燕兵戰輒敗棄其師遁公與叅贊高公巍出臨邑

誓酒同盟起集兵丁固守濟南燕兵射書入城招降濟陽
書生高賢寧教諭王公省門人也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
論答射堅守不肯下當此之時燕兵攻之急城且壞公則
夜募藍帛裹以葦席畫白縫若城而潛令人補築之燕兵
堰水灌城衆大懼公曰無恐計且破之於是撤守具令人
登陴哭而求降出于人伏地偽請命燕王大喜謂諸將曰
此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卽不下金陵畫而自守徐圖
江淮可以得志於是退軍率教騎渡橋直至城下公則懸
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戒俟燕王入城時呼于歲卽

下板壓殺之比燕王入門門中邊呼于歲板急下傷馬首
燕王大驚易馬而走走走至橋伏發撤橋橋不可動乃得逸
去於斯時也燕王之不死者僅如髮旣免則大怒復合圍
以礮擊城公書高皇帝神牌懸其上遂不敢擊出奇計毀
燕兵攻具屢敗之相持三月燕王憤甚計無所出遂引兵
去公設宴天心水面亭鴛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燕
兵畏之遂不逼濟南已而抵靈壁至宿州公率兵踵其後
邀擊大勝於小河中原震動燕王欲棄師會中宜有招者
而淮上諸將亦連敗京師遂不守公擁殘兵在淮南為人

熱以獻縛至背立廷中合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
顧蘇其肉納口中問甘否公厲聲曰忠臣義士肉何不甘
遂磔之昇大鑊煎油數斛投其屍頃刻成煤炭真屍使北
面轉展向外內侍用鐵棒夾持之使正對笑曰爾今亦朝
我耶語未畢油沸起丈餘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
如故時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八十三母薛亦八十餘並海
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充匠尋戮
死妾楊氏二女發教坊司楊即病死二女誓不受辱高公
魏遼州人以孝行旌授前軍督府試左斷事坐罪謫成貴

州關索嶺建文帝卽位歸田里上書論政事其一言觀藩
帝深奇之語略見卓公敬傳燕兵起從李景隆參贊軍務
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
之誼遂遣往燕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
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
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
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矣當考妣朝野皆曰內行
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
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

熟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
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內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
明詔不見大王者何哉誠夙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枯草
故求盡一言卽頸血汚地不惜其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
居東若大王收諸始謀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哉解其
護何或質所愛子孫釋骨內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
須富與周公比隆乃慮不及此遂傳檄遠邇大興甲兵襲
奪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
漢吳漢倡七國以誅晁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

有好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率眾數萬突起而橫擊
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
永平襲雄縣掩直定易若建餞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
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
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
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
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
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
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意有再修親好天意願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大喪未終毒與師
旅恐與伯夷叔齊秦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
兵勝得成後世公論為何倘有蹉跌取幾萬世於是時也
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
又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廷臣孝行臣
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
不報景隆兵屢敗自拔南歸二年五月遇公於臨邑相持
慟哭共誓效死守京城被縊死驛舍王公省字于職言水
人為遊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義而舍之師坐明

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閱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夫
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死子頑判夔州亦抗節死女靜聞
燕兵至濟陽泣曰吾父必不生矣三遣人訪竟得遺骸歸
葬高公賢寧被執燕王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欲官之賢
寧不肯受其友紀細勸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舍而
事新主固當吾食飢有年義則不可細言於燕王全其志
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謂點生也

汪有典曰嗚呼燕藩之變與吳淩同而燕獨成事者以諸
將非其敵也耿炳文以三十萬衆敗於真定李景隆以五

十萬衆敗於北平盛備以六十萬衆敗於白溝河其他諸將非敗卽降降者無問矣而敗者又不卽誅益以長閫外之玩故曰用兵在於選將選將在於定謀爾時大勢旣已贏清獨公一人竭智盡能且戰且守夫曷有濟末參軍說公收合續將直抵北平搗其巢穴燕回顧家室南兵躡之合燕腹背受敵大難可平公以南將驚材無足恃不聽人頌憾之不知燕王之才非宸濠比宸濠駕烏戀棧故新建得成其功燕王傾國而來計不返顧劉季不惜烹炙奸詐根驚天何所難卽破北平益以南下於國事總無富且夫

濟南之役燕王幾已成擒而卒脫去白溝夾河藁城諸戰燕又皆得風助嗚呼三代以還皇天於亂臣賊子往往曲爲保護而贊成之亦何怪獎逆之徒紛紛接迹於世也平忠節錄曰李文達天順日錄記鐵鼎石死義甚烈二公皆鄆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死後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鐵同官至二女爲詩首章所謂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何人乃敢以此語聞上平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立齊間錄云公於三十五

年十月十七日遇害子福安發河池千石所克軍父仲
年八十三與母薛安置河南一女四歲發教坊似與文
格少異二詩或出好事之日然高時以鼎石非內朝臣
雖數窘上且不屈而尚未至族誅朱國禎曰死節諸臣
一經發配如投黑井或沉或為蝦蟹所弄同歸於盡皆
當暗垂淚付之瞑瞑好事者捏出鐵女二詩讀之嘔穢
欲吐女不幸而收又重不幸遭此狂誰為明之者前錄
所辨最妙其餘教坊諸語皆削去隣於橫清有功建文
諸臣夕矣予按鐵女所為詩錢謙益列朝詩選亦為辨

雪朱熹傳明詩綜謂吳中范昌朝題老妓卷訢載皇明
珠玉王文格非無識者獨紀而傳之何耶

齊尚書黃大常合傳
齊尚書黃大常合傳
齊尚書黃大常合傳
齊尚書黃大常合傳
齊尚書黃大常合傳
齊尚書黃大常合傳
齊尚書黃大常合傳
齊尚書黃大常合傳
齊尚書黃大常合傳
齊尚書黃大常合傳

齊尚書黃大常合傳

尚書諱泰溧水人洪武二十年應天解元明年進士歷官
兵部尚書太常諱子澄初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七
年鄉試第二明年禮部第一歷官太常寺卿初高帝封建
藩王地大勢重亞於天子而燕近邊得專制賜以甲兵衛
士尤盛羣不逞之徒歸之訓導葉君身疏言分封踰制禍
患立生帝怒退問死由是諸王益無忌會高帝崩遺詔諸
王臨邸中無奔喪燕王不從強人臨至淮上尚書請急出
敕勒歸國當此之時燕王憤甚已眈眈有取代意矣明年

復傲入覲直馳呈道登陛不拜氣剛勢逼朝廷患之先是
高帝時諸王率悍悖彙遣諂茶閔為太孫日太常為東宮
伴讀坐東角門謂太常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
王僅有護兵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
七國非不盛卒底亡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順逆之理異
也及卽位有告周王構與燕湘代岷四王通謀不軌者帝
召太常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遂出與尚書乞前請
王兵權尚書謂燕極重兵素有大志當先圖之太常曰不
然燕預備已久宜先取周剪燕之平足而燕乃可圖於是

遣李景隆襲執周王而遷之雲南燕王上言請曲宥帝惻
然欲中止二公爭之未決趨出相語曰縣官婦人之仁今
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入言曰周王已獲可慮者獨有
一燕擒燕則大事定矣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及今不
去後悔何追當是時燕王偽稱病而謀逆益急告變者亦
踵至太常曰成大事者不顧小信因其火病正天與之時
先人者制人比之謂也則以備邊為名出兵開平諸鎮而
更置北兵守臣燕王遂舉兵反以索姦臣周公輔成王為
言耿炳文者老將也于尚王最親李景隆者文正子亦門

笏肺腑富此之時拜炳文平燕大將軍領諸將進征連敗
以景隆代之則又敗廷臣請正罪不聽大常撫膺慟哭曰
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燕兵至淮上帝不得
已遂二公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告燕求解兵燕王曰此
殺我也不聽益進兵金川不守遂入塞尚書至廣德欲往
他郡起兵與復所乘馬慮為人識墨塗之行遠汗流墨脫
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送京師不屈死之誅九
族太常至蘄州與知府姚公善倡義勤王亦破執見燕王
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卽此位若欲用臣

是不欲以細常治天下平燕王解頤曰聞卿傳學善讀書
不比方孝孺執迷朕將悉赦若罪曰經史柔翰治世所用
亂世將安用耶况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恃謬不
可為訓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怪者燕王變色曰此天
命有在聞汝欲借兵日本勝我果有之乎曰是視起義兵
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永衛王室北敵胡
塵不能在靖而反內噬若臣引夷內攻與殿下逆謀何異
燕王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魏徵胡
普不足學則廷甚矣令引江西所錄族人六十五人妻族

外親三百八十人至皆斬之燕王曰知汝必不為我用常
認何罪責書於紙曰是本為先帝文臣不職諫荆藩權不
早以成此克殘後嗣甚不足法王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
鳧夷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磔死年五十三尚書一
子甫六歲給配赦還嘉靖中鄭尚書曉至標水見其立世
孫光裕卽六歲兒後也大常至蘓州姚公造黃冊編籍其
長子珪為道士更名玄微守譜籍次子玉為里正更名彥
修守室家皆作崑山人太常臨難後彥修孫吳音充解役
叔骸骨江行夜藏焦山一愛妾在繫所為紙牌祀之忍盡

雷大風發瓦攫取其至去後裔孫黃燕與蔣乾同以上塚
爭地致訟還山登祭忽地中聲如雷青氣上冲裂一潭御
史劉璉驗實上聞表墓立祠吾學編云一子走助姓名為
田經過赦家湖廣咸寧後復姓有黃表者字汝明中正德
辛巳進士燕王既篡立之四年有以齊王博之變告者召
其諸子竝削爵為庶人安置廬州已而吞王榷漢上高煦
俱謀逆則又削爵安置調侍臣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澄
臨刑為諱

汪有典曰嗚呼削藩之舉搽之大厯而遣將用兵復多乖

拜事後責備二公固有不得辭其咎者然燕王狼鷲沉猜
謂可以德感說動姑少寬假宜無禍患者即燕王且氣或
存亦未能決然自信不背叛也何者虎且翼角勢不得已
也論者謂太甲顛復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桐天下不稱逆
文皇即舉兵南下豈過假非其倫設辭助攻此固與於逆
亂之尤者也彼其馳道登陞自擅不臣獨非顛覆太祖之
典刑顧可恕而釋之而罪專責上乎即云大杖則逃未聞
大杖則反艾也由是說也蒯瞶之殺小君為諍子而輒之
稱兵為幹蠱平又謂當燕兵薄城有如建文天子誠將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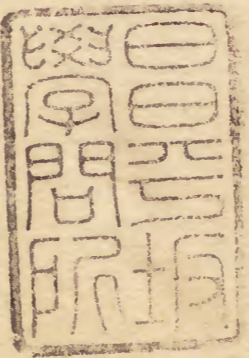
且毋用兵拒出九卿中官數百人城外雍雍然執幢御蓋
以親王禮奉迎曰聞殿下欲法周公轉成王成王敬連以
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朝設周公所負宸以待此則所謂
揖讓救火放虎自衛彼燕王者果低首下心反風滅火曲
盡臣節而事孺子王乎嗟乎委弱肉於餓虎之側而幾幸
其不食必不可得之數羅駑材辱重亦齧齧不出此矣且
夫賊亂之人固未有顧名義者也既為揚厲何所不至而
且謂是時文皇勢不得引嫌自退必且假手必且推及以
居天下之不韙夫以帝王之尊社稷之重而為嘗試一擲

以賄換亂臣賊子之惡名其得失孰多乎意蓋欲歸罪二
公故不覺言之誕也斯斯案者其唯朱國楨之論為乎允
平朱國楨曰北平兵起專以齊黃為主名坐曰亂政曰奸
黨且遵祖訓訓兵待命夫復何辭然請以建文時勢籌之
上承高皇之重下值親藩之強王父偃之策迂緩何及於
事火在眉尖非優容卽削奪不過兩端抑事有未易言者
周王悍悖此皆孝慈親孫子也當高皇時已恬不知畏何
有於建文乃高皇可以父道訓建文不得以君道臨何
者高皇先天而天不違者也患在外不在內草昧之基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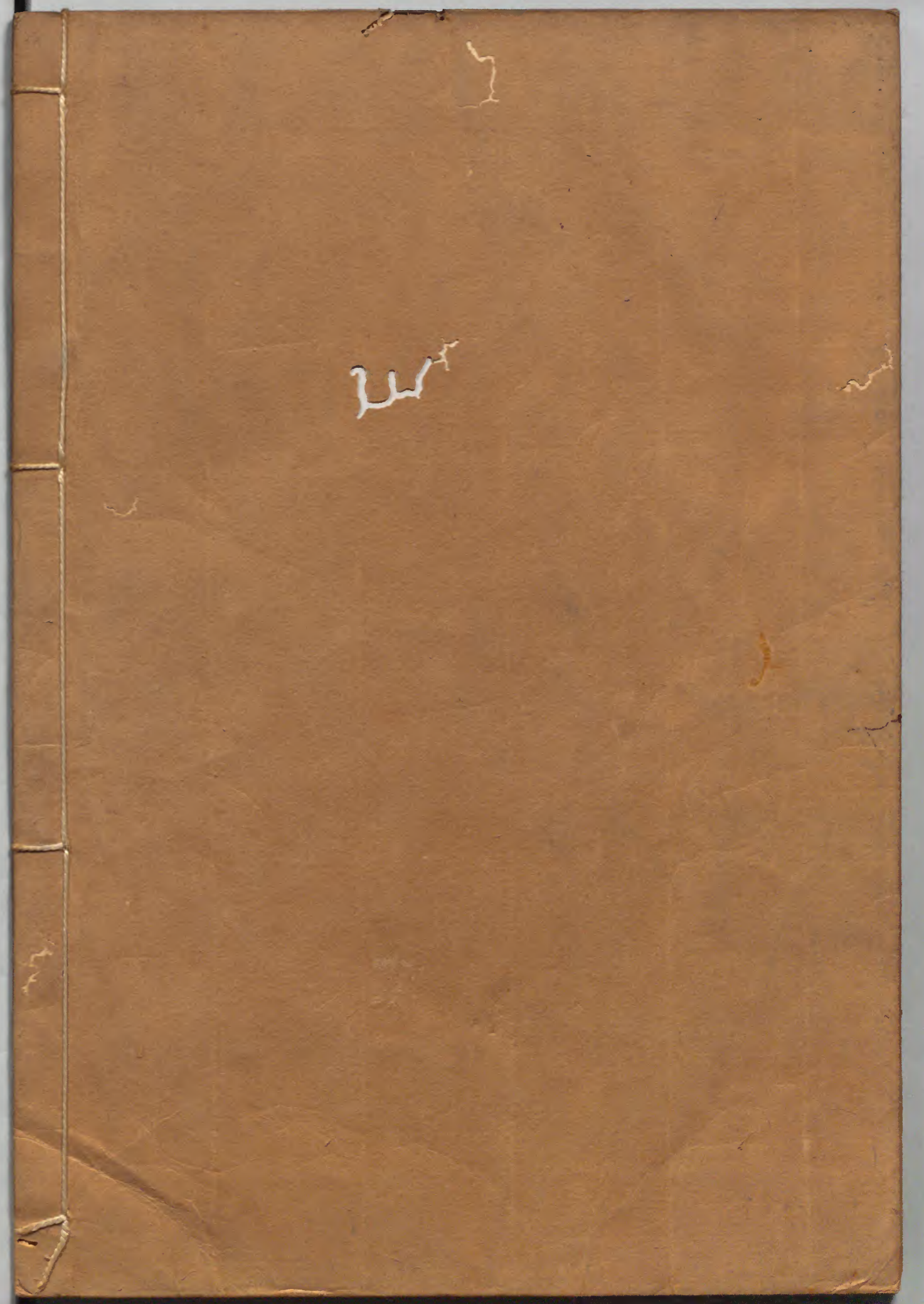
肉間義不勝恩建文後天而天不可奉者也患在內不在
外極重之勢堂陛間恩不掩義而文皇以天挺之英名則
叔父強則幽燕威名旣重羽翼暗成直馳皇道其何能堪
重以告變紛紛南之圖北北之抗南勢所必至而勝敗存
亡之機已豫定於冥冥之中矣二公受建文知遇泰旣親
承顧命黃外尤有成言畫策自當如此若一生優容人心
難厭况且陵夷終於亡國此在暗劣如漢之桓靈甘心愛
制謂仁明之至強力不二心之臣肯浪浪為天下萬世笑
乎君可逃逃之不可死之臣則盡心焉盡命焉又盡族焉

道如是止矣若輕著口角有誤國失策罪魁之語此又與
於陳瑛之甚者也文皇亦且震怒矣

道如是止矣若輕著口角有誤國失策罪魁之語此又與
於陳瑛之甚者也文皇亦且震怒矣



山



三